

高原粮仓

GAOYUANLIANGCANG

上下几千年的生命宝库

主编：沈 健 乔鲁毅 王 贵 廖海泉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主编：沈 健 乔鲁毅 王 贵 廖海泉
撰文 张金良 何光宁 摄影 程明飞 敖克模 李书林

高原粮仓

上下几千年的生命宝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高原粮仓：上下几千年的生命宝库/沈健等主编. —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08. 12

ISBN 978-7-221-08418-7

I. 高… II. 沈… III. 粮仓-农业史-中国 IV. F3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95032号

责任编辑：程明飞

李书林

装帧设计：鸣 非

李书林

封面设计：程明飞

高原粮仓——上下几千年的生命宝库

主 编：沈 健 乔鲁毅 王 贵 廖海泉

撰 文：张金良 何光宁 等

图片拍摄：程明飞 敖克模 李书林

汤 权 显 峰 韩克定 等

文字统筹：王大卫（特邀）

文字校对：康征宇

出版发行：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：550004）

印 刷：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：400千字

开 本：889×1194 mm 1/12 25印张

书 号：ISBN 978-7-221-08418-7 F·787

定 价：298.00元



高原粮仓

——上下几千年的生命宝库

编委会成员名单

沈 健

乔鲁毅

王 贵

廖海泉

盛筑辉

敖克模

韩克定

金安江

吴晓军

傅书祥

陈 荣

张云端

陈白秋

宋培伦

朱家淮

责任单位：贵州省粮食局
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政府





目录

前言 2

高原粮仓分布图 4

与粮仓相关的话题 6

黔东篇 8

黔东南篇 32

黔南篇 98

黔西北篇 130

黔西南篇 154

黔北篇 174

凤冈：贵州粮仓最多的地方 214

黔中篇 240

粮仓的历史与演进 262

后记 274

附录 276





前言

2006年1月1日，一个在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“皇粮国税”制度，终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——农民不再交纳“公粮”了！广袤的田野沐浴着和煦的阳光，中国农民在新年的第一天放飞了无限的希望。

翻开农耕社会的历史，我们看到，中华大地上曾经发生过多少惨烈的悲剧，人类社会的演进一直沉浸在与粮食相关的血泪中。

在社会分工不发达、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地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耕时代，遇到灾年，饥荒发生，饿殍遍野。逃荒的灾民离乡背井，打工或乞讨，甚至铤而走险，打家劫舍，沦为盗匪。范长江先生在关于1937年四川大旱灾的著名报道中，讲述了一个故事：“有一匪抢人被捕，官问何以为匪之由，答曰：‘不必多说，请于我死后，剖腹一见，一切自可明白。’殆如言视之，则胃肠中尽数不能消化之杂草。”粮食成了社会臬兀不定的根源。

自神农氏发现野生水稻，原始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开始迈进农耕文明。考古发现，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的大量栽培稻化石，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年，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的最古老的稻作遗址。比“丝绸之路”还要古老的“稻米之路”，从云南起源，将亚洲稻传出国门，遍布世界。一个亚洲稻摇篮，农耕民族创造了古代文明的泱泱大国，为什么还会发生与粮食相关的悲剧？



土地沙漠化、盐碱化，地质瘠薄，生态恶化以及生产力落后等因素，再加上繁重的地租、赋税盘剥，农民始终过着饔飧不继的日子。

“硕鼠，硕鼠，无食我黍！”（《诗经》）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出现了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愤慨。

《毛传》说：“《硕鼠》，刺重敛也。国人刺其君重敛，蚕食于民，不修其政，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”农民的悲惨境遇，在古代文人笔下也早有反映。唐代诗人留下多少催人泪下的句子：“老农家贫在山住，耕种山田三四亩。苗疏税多不得食，输入官仓化为土。”（张籍《野老歌》）“家田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。”（白居易《观刈麦》）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”（李绅《悯农二首》）“官仓老鼠大如斗，见人开仓亦不走。健儿无粮百姓饥，谁遣朝朝入君口？”（曹邺《官仓鼠》）……山地贫瘠，广种薄收，收成少赋税多，一方面是农民做牛做马，使土地生长出粮食，一方面是官家不劳而获，且轻易把粮食“化为土”。不计其数农民的田地为了缴纳官税而卖光了（输税尽），无田可种，无粮可收，只好靠拾麦充饥。这是诗人们对赋税制度的控诉，字字饱含血泪，至为沉痛。从古代赋税制，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程度。

我国田赋制度于春秋时期起就实行“初税亩”，公元前594年，鲁国公室为了增加府库收入，实行了对私田按亩增税的制度。至秦朝，农民赋税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纳给官府。汉朝是中国比较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形成时期，实行休养生息政策，田租为十五税一。公元485年（北魏太和九年），推行“均田制”，将控制在国家手中的土地按一定数量定期分配给农民，然后向其征收租调徭役。北魏、隋则在“均田制”基础上，实行“租调制”，由三长负责征收租调，征发徭役、兵役。到初唐，在“均田制”基础上，又实行“租庸调法”。唐代后期，由于土地兼并严重，原来的

“均田制”被破坏，政府推行“两税法”，改变了税收的方式，由人丁税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。宋朝，王安石实行“募役法”、“方田均税法”、“青苗法”、“保马法”。明朝，张居正改革后，重新丈量土地，清查豪强地主的隐田，对赋役制度改革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即将原来按户、丁摊派徭役的办法，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，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，各种赋、役、杂税合并为一条，一律折银交纳。清朝，雍正实行“摊丁入亩”的办法，把丁税摊入田亩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。

20世纪上半叶，由于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和转型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发生改变，乡村权力落入土豪劣绅手中。土豪劣绅对地方土地资源的垄断与侵夺，阻碍了政府对乡村土地资源的控制和汲取。在此情况下，为了维护基层统治秩序，抽取乡村财政资源，国民党不得不借用土豪劣绅势力，赋予他们区乡保长职位，从而使土豪劣绅横行乡里，为非作歹，以种种借口，掠夺和压榨农民。

纵观中国历史，尽管有的帝王为减轻农民赋税，推行了一些新政，但是连绵不断的战争、灾荒以及地方官吏的腐败，农民并未从根本上受益，赋税依然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。

今天，中国农民已不再交纳公粮。原来遍及全国各地乡镇用于囤积征粮的粮仓，已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。“粮仓”这一具有农耕文明特色的历史产物，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物质文化遗迹。“粮仓”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式，也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，静态地彰显着特定历史时期、特定民族、特定区域的建筑形式。

为寻找粮仓，我们一行几乎走遍贵州各地乡镇，通过社会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文化学的多层面考察，采访、搜集资料，拍摄照片，为读者展现了一道道别样的人文景观；从另一个侧面，亦反映了贵州历史、文化的多姿多彩。

高原粮仓分布图







与粮仓相关的话题

在人类的繁衍史上，粮食是那样的饱经沧桑。有人说，谁掌控了粮食，谁就掌控了命脉。粮食等同于话语权，是我们生命中的帝王。我们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就是粮食的浆液。两千多年前，孔夫子就大言炎炎：“民以食为天”。道出了粮食于人类的重要。

农耕社会书写了人类的吃粮史。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美好愿望和生存之道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；旱魃不虐，水蜮不扰；风调雨顺，春种秋收；瓜瓞绵绵，生养不息。于是，为了粮食，他们侍弄着土地，孜孜不倦，劬劳而忘年，尽瘁而崩殂；为了粮食，他们甚至于毁林垦荒，围海造田……，然而，粮食却总是捉弄着他们。

饥荒！这个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词汇，在史料中却是骇人听闻。上世纪短短的二十年间，中国大地上就发生了多次震惊中外的大饥荒：

1920至1921年间，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大饥荒，死亡1000多万人，灾民3000万。1928年至1930年间，北方八省相继出现旱情、蝗虫、风雪、雹灾、水灾，以陕西、甘肃为中心，遍及山西、绥远、河北、察哈尔、热河、河南，并波及鲁、苏、皖、鄂、湘、川、桂等省，饥荒发生，疫病并发，死亡1300多万人，逃荒人流无法计数。1934年，全国大旱，饥荒饿死600万人。1936年至1937年，川甘大饥荒，两年间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。1942年，河南大旱，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干裂，加上蝗灾，当时政府救灾不力，灾民卖子换粮或易子而食，最终饿死农民300多万。1946和1947年发生的南方大饥荒，饥民吃草根、树皮、观音土充饥，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灾民1750万人。我们难以想象当年的情景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，今天中年以上的人，仍然留下记忆的痛点，至今难忘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些故事。



作家刘庆邦在《看秋》中说到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农妇，夜里到地里偷玉米，被看秋的人捉住，为了脱逃，不得已让看秋的人在地头发泄一番兽欲。此后，为了多弄到些玉米，几次夜间悄悄来到地里，以肉体交换。作家刘恒的《狗日的粮食》说到：一个被人用两百斤谷子换来做老婆的“瘦袋”女人，有一次，到粮站去买上面发放的救济粮，路上却丢了购粮的本本，一路寻找不见影儿，回到家里，便吞了苦杏儿自杀。据《凤冈县木质粮仓资源情况介绍》：一乡镇年青女人，通过仓库管理员，时常弄到些碎米，加工成米豆腐出售，由此引来流言蜚语，甚至有人去上告，结果粮仓管理员被开除公职，女人不堪众舌，投河自杀。贵州石阡县一位“老粮食人”讲述：三年困难时期，农民偷粮的事经常发

生。石阡大新粮站，夜间发现有人翻墙偷盗粮食，值班人员立即拿枪举棒，盗粮者当场被枪击毙。石阡甘溪乡农民夜间排队偷粮，用衣服、裤子、被套扎成口袋，盗走谷子十多万斤……

粮食扭曲了人格、扭曲了人性。

因此，如果不了解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粮食灾难，不了解人类对粮食深怀的美好情感以及为粮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，我们就难以解读“粮仓”厚重的历史。如果就粮仓看粮仓，我们就容易迷失于物像的表面，从而弱化了对粮仓文化的深层思考。

当我们将寻访的一个个粮仓展现出来时，粮仓所蕴涵的深远意义自然不言而喻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贵州福泉农民交售公粮的场面



梵净山下的粮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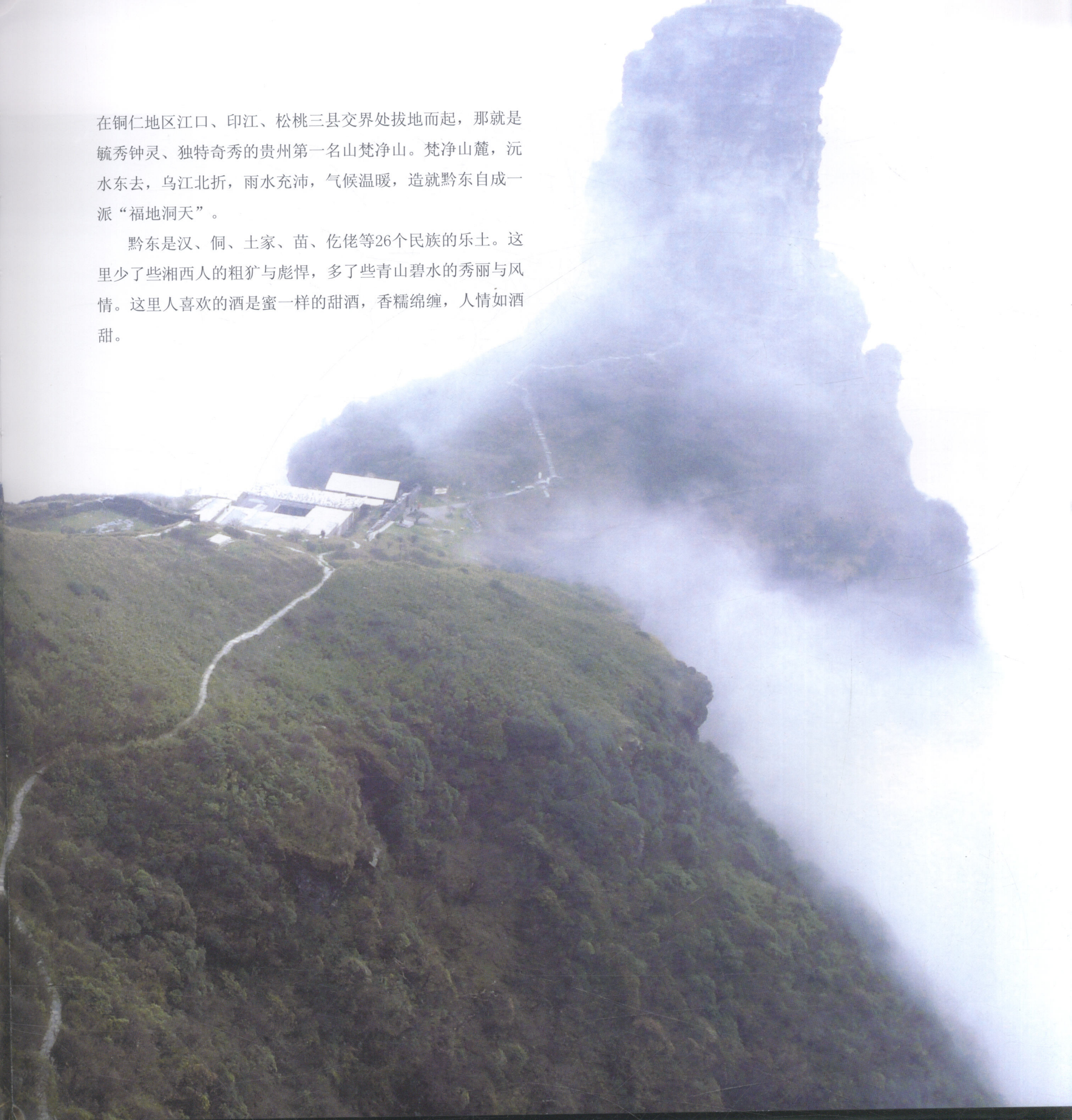
巍巍武陵山，远衔洞庭，绵延湘西，在黔之东隆起。黔东铜仁的1市9县1特区，无不在武陵山脉数百里的荫蔽护佑之中，所以，有“黔中各郡邑，独美于铜仁”之说。行走黔东，无处不是草木青翠，郁郁葱葱；武陵山主峰，

神秘、灵性的大山——梵净山



在铜仁地区江口、印江、松桃三县交界处拔地而起，那就是毓秀钟灵、独特奇秀的贵州第一名山梵净山。梵净山麓，沅水东去，乌江北折，雨水充沛，气候温暖，造就黔东自成一派“福地洞天”。

黔东是汉、侗、土家、苗、仡佬等26个民族的乐土。这里少了些湘西人的粗犷与彪悍，多了些青山碧水的秀丽与风情。这里人喜欢的酒是蜜一样的甜酒，香糯绵缠，人情如酒甜。



当年，黔东地区是红军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时转战数月的地方，印江木黄会师，石阡甘溪鏖战、县城开仓扩红。是黔东的父老乡亲为红军送去了自己的子弟，是黔东的土地良田为红军补充了军粮。至今，走在黔东全境，处处都听得到长征时传下的故事，看得见长征时留下的遗迹。

有500余年历史的“黔东门户”古城铜仁，一面倚山，三面临水，发源于梵净的两条江自西自北而来，汇于铜仁，称为锦江。锦江绕城半周，然后东去，流入湖南沅水。锦江将城市分隔成若干秀丽的“半岛”，沿岸10多座大小桥梁，又将这些“半岛”串连无间。那些形态各异的桥，凌空两岸，犹如条条彩虹。如此秀美之城，并不多见。

我们在黔东寻访粮仓，所获甚丰。单是石阡的祠堂寺庙仓——禹王宫粮仓，那祠堂建筑的精美，那粮仓保存的完好，那储粮的规模，那蕴含着的历史文化，实属少见。还有曾经作过红二军团政治部的印江木黄的祠堂仓，那已经消失了的天堂哨木板仓，让我们在兴奋之余又不无遗憾。

梵净山原始植被







一个粮库主任的回忆

在铜仁地区粮食局，我们考察了几所老粮仓。一位曾任地区粮食仓库主任的退休老人张大爷说起粮仓，如数家珍：哪座粮仓建于何年，哪座粮仓可存储多少粮食，以及粮食如何防鼠、防虫、防霉变。他说，“‘老粮食人’都十分珍惜粮食，他们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。”于是，老人的诉说把我们带进那段难忘的日子。

当年，在“以钢为纲”发展经济的口号下，举国上下，“大跃进”的旗帜猎猎，战鼓震天。在农村，大批的农民脱离农田，投入钢铁生产的大军。“少壮炼